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集刊

Études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 Le printemps, 2014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4 (春)

高宣扬◎主编



人民出版社

Études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 Le printemps, 2014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4（春）

一、狄德罗与启蒙运动

作为人类理想范本的演员的创造（巴拉迪·圣·吉洪）

论偶然：从卢克莱修到狄德罗的唯物主义（伊夫·夏尔·托卡）

狄德罗与构成问题的18世纪唯物主义（保罗·昆蒂里）

18世纪法国社会中的恶与疯癫：关于《拉摩的侄儿》（高杰）

人权宣言的精神（海伦·希拉基斯）

二、纪念利科百年诞辰

反思和行动的哲学家利科（高宣扬）

三、阿兰·巴迪欧的哲学历险

法国哲学的历险（阿兰·巴迪欧）

论巴迪欧的事件哲学（高宣扬）



ISSN 978-7-01-015591-5



定价：35.00元

《法兰西思想评论》学术顾问、主编及编委会

一、学术顾问

奥利维耶·布洛赫(Olivier Bloch)

巴黎大学第一大学前哲学系主任、法国哲学会副主席

贝尔纳特·布尔乔亚(Bernard Bourgeois)

法国哲学会前会长、法国道德与政治哲学科学院院士

程抱一(François Cheng)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诗人

罗伯特·达缅(Robert Damien)

巴黎农泰尔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贾克·董特(Jacques D' Hondt)

法国哲学会前会长、普阿基耶大学荣誉教授、黑格尔专家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作家、精神分析学家、巴黎第六大学教授

菲利浦·雷诺(Philippe Raynaud)

巴黎第二大学教授、政治哲学研究专家

巴尔巴拉·雷诺(Barbaras Renaud)

巴黎第一大学教授、现象学家

安德列·多舍尔(André Tosel)

法国哲学会前副会长、尼斯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二、主编

高宣扬

三、编委会 (按音序排列)

杜小真 段德智 冯俊 高宣扬 郭宏安 姜丹丹 黄作 刘国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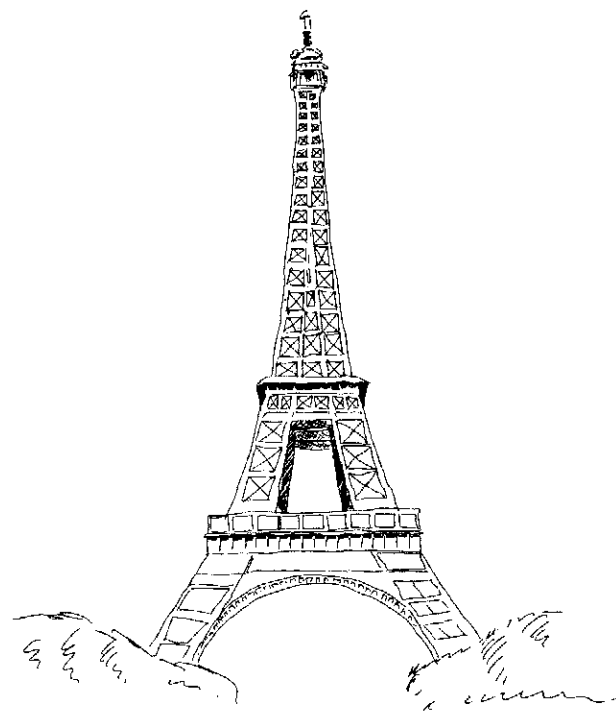
陆兴华 莫伟民 钱捷 尚杰 孙向晨 汪堂家 徐卫翔 许钧

杨大春 于奇智 张尧均

Études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 Le printemps, 2014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4 (春)

高宣扬◎主编 姜丹丹 邓刚◎执行主编



● 人民出版社

前 言

狄德罗、利科、巴迪欧,三位不同时代和不同思想风格的法国哲学家,居然不巧而遇成为《法兰西思想评论·2014(春)》的专题研究对象,不但显示了哲学研究本身的自由特质,也体现了法国哲学的创造精神,表现了法国哲学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创新性紧密结合的独特模式。

思想总是在自由中实施,而思想实施的轨迹,总是在语言、象征、想象和现实力量的交叉碰撞中构成。思想在想象力和自身存在欲望的推动下,萌生其作为创造动力的原发性力量,形成其独特行动的新自身,使之成为真正实施创造的出发点。思想自由的强大威力就在于:思想是靠其自身生产自身,它确实确实是自我给予的典范。思想不靠任何外在力量和因素,哪怕这些环绕它的外在因素张牙舞爪。归根结底,思想总是因其“自我生产”和“自我给予”而获得了不可被抑制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也产生了无视一切权威的胆量和勇气。

本期献给狄德罗、利科和巴迪欧,纪念他们作为自由思想的杰出哲学家,分别成为启蒙时代、现代和当代思想创造的典范,在他们各自不同的独特思想风格中,凝聚着思想创造的无限力量,潜伏着思想自由的深不可测的奥秘,同时也典型地显现思想创造的非整齐划一性和不可千篇一律性的特质。

任何思想研究归根结底都是思想创造本身,需要具有自身的创造自信、勇气、自我更新能力以及超越自身的开放视野。《法兰西思想评论》自2004年创办以来,在研究法国思想的历程中,深受广大读者的爱护和支持,在连续出版10期之后,我们除了感恩以外,将继续努力,不辜负读者的期待和鼓励,进一步把《法兰西思想评论》办好。

高宣扬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2014年2月

目 录

前 言 高宣扬(1)

第一部分 狄德罗与启蒙运动

作为人类理想范本的演员的创造 … 巴拉迪·圣·吉洪/文 管宁宁/译(1)
论偶然:从卢克莱修到狄德罗的唯物
主义 伊夫·夏尔·扎卡/文 李志伟/译(35)
狄德罗与构成问题的 18 世纪唯物主义 保罗·昆蒂里/文 邓刚/译(54)
18 世纪法国社会中的恶与疯癫:关于《拉摩的侄儿》 尚 杰(80)
当文明遭遇野蛮——读狄德罗《布肯维尔游记补遗》 邓 刚(92)
人权宣言的精神 海伦·希拉基斯/文 朱 琳/译(106)

第二部分 纪念利科百年诞辰

反思和行动的哲学家利科 高宣扬(133)
利科生平及著作年表 高宣扬(156)

第三部分 阿兰·巴迪欧的哲学历险

法国哲学的历险 阿兰·巴迪欧/文 林 泉/译(167)
论巴迪欧的事件哲学 高宣扬(176)

后 记 (195)

狄德罗与构成问题的 18 世纪唯物主义

保罗·昆蒂里/文 邓刚/译*

狄德罗,作为一位多重面孔的哲学家,上百年来为人们所遗忘。他的形象到 20 世纪下半叶才得以重新被发现。这一长期的遗忘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唯物主义,阻碍了 19 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去认识他,不论是在复辟时期,还是在第二、第三共和国时期。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出这些不同的理由,正是因为这些理由,这种生机论的、“偶然”的唯物主义,将遇到不同的障碍,从而阻碍了人们把狄德罗看成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并且赞赏这位哲学家的丰富性。

一、长时间的遗忘

狄德罗的唯物主义哲学——我们这里并不谈及他的文学、诗歌、戏剧作品,以及他作为艺术批评家与其哲学之关系——在两个半世纪以来,长期被遗忘,这一命运是如此奇特。这种长时间的遗忘,曾为不同流派的意识形态活动所强化和更新。^① 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 1951 年,也就是汪德尔文献库(Fond Vandeul)的开放的年度,这些文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迪克曼(H. Dieckmann)发现,这个文献库包含了大量的手稿,可以用于由巴黎的赫尔曼出版社

* 昆蒂里(Paolo Quintili),罗马大学教授;邓刚,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① 就法国而言,我参考的是图松:《狄德罗在法国的形象:1784—1913》(R. Trousson, *Images de Diderot en France. 1784—1913*,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97);就其他文化背景而言,参考的是普依塞和本人合著的《狄德罗在其形象的镜像》,载《狄德罗研究》,第 31 卷(E. Puisais et P. Quintili: «Diderot dans le miroir de ses images», Actes du colloque de Chauvigny (juin 2007), dans *Diderot Studies*, vol. 31, Edited by Thierry Belleguic, Droz, Genève, 2009, pp. 99-266)

所准备的批判版的《狄德罗全集》^①。在此之前,狄德罗一直是各种“文选”的主人。

在整个19世纪,在一个学院传统和文学批判看来,通过一些处在“好的情趣”(bon goût)方向上的文本,狄德罗往往被选择和呈现为一位天才作家,但也是一位放荡无度、充满悖论、前后不一的作家。

直至1875年亚塞扎(Jules Assezat)和图尔墨(Maurice Tourneux)主编的大全集^②出版之际,狄德罗的那些最令人不齿的作品,如《拉摩的侄儿》、《修女》,已经出版,并且伴随着一些评论或者一些序言,这些评论和序言尽量弱化这些文本具有毁灭性的一面。^③在这些著名的小说和文学作品背后,有着一种崭新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这种哲学被看成一种丑闻,并且成为形形色色的智力驱魔术所攻击的对象。因此,长期以来,这种哲学遭到了隐藏或者遗忘,从而进行部分的考察,只考察其文学作品的部分,但即使这样,狄德罗这位多面向的哲学家,在这种出版形式之下,在启蒙时代的全景图之中,仍然显示出其观念的令人惊奇的丰富性。

二、生机论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批判思想

狄德罗的唯物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可以概括为四大命题。(1)粒子主义(corpuscularisme),继承自17世纪及笛卡尔主义的学说,这是一种关于物质的学说,认为物质是由无穷小的物理粒子组成,这些粒子具有潜力和力量,其行动受到牛顿的宇宙普遍引力法则的支配。这样,在牛顿的新自然

^① 指的是由迪克曼(H.Dieckmann)、普鲁斯特(J.Proust)、瓦尔洛(J.Varloot)三人合作编辑出版的最新版狄德罗全集(通常标志为DPV),从1975年开始出版,目前还有三到四卷作品和通信集尚未整理出版。

^② 译注:指1875年出版的狄德罗作品全集,20卷(Oeuvres complètes de Denis Diderot, éd. Par Jules Assezat, Maurice Tourneux, Paris, 1875)。

^③ 参见狄德罗:《拉摩的侄儿》D.Diderot(*Le Neveu de Rameau par Diderot. Suivi de l'analyse de La fin d'un monde et du Neveu de Rameau de M. Jules Janin*, Paris, Dubuisson et C^e, 1863),参见董特:《狄德罗:理性、哲学和辩证法》(J.D'Hondt, *Diderot. Raison, philosophie et dialectique. Suivi par Le Neveu de Rameau*, éd. par E.Puisais et P.Quintili, Paris, L'Harmattan, 2012, pp. 123-313.)

哲学以及布丰(Buffon)和莫柏图斯(Maupertuis)^①的生命科学之中,狄德罗得以重新思考古代的经典原子论。宇宙中的每个原子,每个粒子,都具有感性(sensibilité)和生命(vie);感性是物质原初的、普遍的属性。相反,[对于狄德罗而言],笛卡尔的在场既不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无足轻重的。^②狄德罗在其著作中所给出的世界图象,是一个处在不断转变中的动态宇宙的图象,处在不停止的变形之中,没有真正的静止。在《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1770)中,狄德罗肯定了这一点:

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意义之下,哲学家们竟假定了物质无关于运动和静止。确定不移的,乃是一切物体都彼此互相吸引;各个物体的一切微粒都彼此互相吸引;乃是这个宇宙中的一切都在移动或激动之中,或者同时既在移动又在激动中。

哲学家们的这个假定,也许和几何学家们的假定相类似,几何学家们是承认有并无长度、宽度、高度的点,既无宽度也无高度的线,并无厚度的面的;或者他们讲的是一块物质对另一块物质的相对静止。在一只被风浪袭击的船里面,一切都是相对静止的。船里面没有一样是绝对静止的,连组成船和组成船中物体的那些分子也不是绝对静止的。^③

这种唯物主义的粒子主义,在新的关于自然的数理科学的光芒之下,更新了古代的原子论,并且开辟了一种不同的关于宇宙(cosmos)、关于宇宙秩序的观念。实际上,狄德罗的唯物主义的第二点,是由第一点推论出来的,就在于(2)一种本体一元论(monisme ontologique),也就是说,一种关于自然(包括人的本性)和关于宇宙(cosmos)作为一个整全的(un tout-un)的观念,一种充满生机的“大全”(un «Grand Tout» vivant),从而不可能沿用笛卡尔的方式在

^① 参见本人的作品《唯物主义和启蒙:关于狄德罗的生命哲学及其他》(P. Quintili, *Matérialismes et Lumières. Philosophies de la vie autour de Diderot et de quelques autres*,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9.)

^② 参见瓦塔尼扬:《狄德罗与笛卡尔》(A. Vartanian, *Diderot and Descartes. A Study of Scientific Naturalism in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③ 狄德罗《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D. Diderot, *Principes philosophiques sur la matière et le mouvement*, dans *Œuvres philosophiques*, ed. par P. Vernière, Paris, germier, 1990, p. 393.) 译注:此处译文见于《狄德罗哲学选集》,汪天骥、陈修斋、王大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3页,据法文原文略有修改。

“广延的东西”(chose étendue, res extensa)和“思想的东西”(chose pensante, res cogitans)之间作出区分,前者是指无机的、被动的、无差别的物质,物理自然的领域,包括各类无机物,后者指人类精神,这是非物质的、精神的领域,以及意志自由的领域。狄德罗追随他那个时代的斯宾诺莎主义和斯宾诺莎的教导^①,把人视作一个处于其他存在之中的自然存在,从而人的自由依赖于物理自然中的普遍法则。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以及在整个宇宙之中,只有物质,但物质被视作某种并非无机的、动态的、有能量的、异质的、不断变动的东西。在其著作的多处地方,狄德罗肯定了这一点,例如在他的《达朗贝尔的梦》:

“在发酵的颗粒中有无数微生物,在另一个所谓地球的颗粒中也有同样的无数微生物。谁知道发生于我们以前的那些动物种类呢?谁知道发生于我们人类以后的那些动物种类呢?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过渡,只有全体(le tout)保留下来。世界生灭不已;每一刹那它都在生都在灭,从来没有过例外,也永远不会有例外。在这个物质的大洋里,没有一个分子和另一个分子类似,也没有一个分子有一刹那和自己类似;‘Rerum novus nascitur’(万象日新月异),这就是它的永恒铭文……”然后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唉,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空虚!荣誉和我们的工作是多么贫乏!多么可怜!我们的眼界是多么狭小!切实可靠的只不过是吃、喝、活首、爱、睡而已……”^②

这种本体论的立场,为狄德罗唯物主义的第三个关键点提供了支撑,(3)一种方法一元论(monisme méthodologique)。在对自然和对人的研究之中,应该利用同样的研究工具、同样的手段,以用于所有的存在,这是进行研究首先要考虑的。这一立场,使得他得以避开针对人的灵魂的本性、针对精神和肉体展开研究时所遇到的各种神学禁忌,哲学家可以用与医生和自然学家相同的

^① 参见维尔尼耶:《斯宾诺莎与大革命前的法国思想》(P. Vernière, *Spinoza et la pensée française av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PUF, 1954); 伊斯列尔《极端的启蒙:哲学,斯宾诺莎与现代性的诞生》(J. I. Israel, *Les Lumières radicales. La philosophie, Spinoza et la naissance de la modernité (1650—1750)*, trad. fr. par P. Hugues, Ch. Nordmann et J. Rosanvallon, Paris, Éditions Amsterdam, 2005.)

^② 狄德罗:《达朗贝尔的梦》(Diderot, *Le Rêve de D'Alembert*, dans *Œuvres philosophiques cit.*, pp. 299-300.) 中译文来自《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大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6页,略有修改。

眼光来看。实际上,在他的时代,狄德罗是对生物医学科学的进展最为关注的知识分子之一。

对于定义狄德罗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后一个具有本质重要性的理论要点,在于(4)对目的因(causes finales)的抛弃。在现代的科学史和自然哲学史中,这种抛弃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但是,狄德罗在建构其思想时,在一种极具原创的反思背景之中使之获得全新的范围。对于科学的目的而言,唯有力学原因或者动力因是合法的解释,因为这些原因可以在给定的条件之中,在相关的现象之中,进行经验的检验,可以重新重复和控制。

这样建构起来的一种关于生命和宇宙(cosmos)的唯物主义哲学,很快为其他领域,特别是关于人的历史经验领域提供了拱底石,尤其是通过以下形式:a)无神论、反精神论、对启示宗教的彻底批判;b)对于道德和政治价值的批判,而这些价值紧密联系着与旧制度相关的形而上学价值和宗教价值;c)对于自然之中的“物质”一元性的肯定,以及在此之中对人的自然性的肯定;d)由上述三点出发,推论出最后一点,可以定义为一种“宿命论”(fatalisme),这是一种普遍化的必然论或者决定论,正是这种自然领域的特征。

这种哲学就其总体而言,其出口表现为一种对于自然和历史经验的批判思想(*pensée critique*),这种思想把人的形象视作“个体的、物质的主体性”(subjectivité matérielle-individuelle),这种主体性是感知—思考—行动的复杂统一总体(uni-totalité de sentir-penser-agir),在狄德罗的全部著作中,以一种横切的方式所关涉到的正是这样的主体性。这是一种哲学的新形象,在现代性的场景中出场,也与我们今天的批判思想有所关联^①。

三、唯物主义哲学的文学与艺术效应

从《哲学思想录》(1746)时期开始,纠缠狄德罗哲学的这一类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文学、艺术批评、政治的领域。我们以文学和“摧毁性的”小说为例,即:《修女》(1759年,遗著)和《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1773—1774

^① 参考本人的著作《狄德罗的批判思想:‘百科全书’时代的唯物主义、科学与诗歌》(P. Quintili, *La pensée critique de Diderot. Matérialisme, science et poésie à l'âge de l'Encyclopédie. 1742—1782*,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1.)

年,遗著)。

小说《修女》的哲学主题,在于人类的自由/强制的二分,在人格建构尤其是女人人格的建构之中身体的潜力和感官的角色。女主角,年轻的女子苏珊·西墨宁(Suzanne Simonin),其父母迫使其穿上修女服;她是她母亲的私生女,原罪的产物,因此没有资格分得家产、分享亲情。她个人的噩梦,也是旧制度上许多年轻女孩的噩梦,就开始于这种根本性的情感的错误判断。她的整个身体都反抗这一不正确的、非人道的选择^①。修女的要求是与这位年轻女性的个性和身体极不相称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背景加在了感性的原初水平之上,感性是宇宙中物质普遍具有的、不可抑制的特征,包括人,特别是女人。苏珊的感性反抗着强制的立场,正是在这种感性之中,感受到其生命。

因此,修女不遵守修道院的规则,是受到了其身体及其自然感性的物质性冲动的支配,正如同在一个生命体之中,那些使得各个分子保持和谐的各种力量,永远无法被强制执行不属于这个力量的行动。而且,在修道院之中,针对着反叛的苏珊,修女们所用来反对苏珊的暴力,也是某种物理和生理失序的产物,这些失序从道德上来说就是“偏见”和“欺诈”。狄德罗将这些都展现出来:

在修道院的群体之中,有一些缺少头脑的人;这些人为数不少:她们相信别人对她们所说的,不敢从我门前走过,在她们的想象中,我是令人憎恶的,在遇到我时赶快在胸前画着十字;快速地逃离我,边走还边说:“撒旦,快快远离我!我的主啊,快来拯救我……”一个极年轻的女孩在走廊的尽头,我向她走去,她没有办法避开我;于是,严重的恐惧之情写在她的脸上。首先,她把脸转过去面向墙壁,以一种颤抖的声音嘀咕着:“我的主啊!我的主啊!耶稣啊!耶稣啊!圣母啊!……”然而,我移步向前;当她感受到我离她近了,她害怕看到我,便以双手掩面,冲向我,想

^① 参见狄德罗:《修女》(Diderot, *La Religieuse*, dans *Œuvres romanesques*, éd. par H. Bénac, Paris, Garnier, 1962, p. 277):“我心怀谦逊;我四处受到批评;我的身体饱受伤害;几天以来,我只喝了几滴水,一小片面包。我相信,我是最后一次受到这样的虐待。这些剧烈震动的瞬间效果显示出自然在年轻人这里有着多么强的力量,从而我在很短时间里就恢复了;我发现,当我重新出现时,人们全都相信我曾经生病了……”

从我这边快速冲过去,口中喊道:“给我,给我,给我怜悯吧!我快要迷失了!圣苏珊,别伤害我;圣苏珊,怜悯我啊……”说完这些,她晕过去,倒在地砖上。有人听到她的喊声,向她跑去,把她带走;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改编这个故事;有人把这讲成最严重的罪恶;有人说不纯洁的恶魔已经控制了我;有人强加给我以我说不出口的恶意和恶行,以及一些奇怪的欲望,从而使得这位年轻的修女处于混乱失序之中……^①

在将这些欺诈展示出来的背后,有着宗教权力的话语,狄德罗揭示了其真面目,正如以下这段富有雄辩而充满反讽的段落所说的:

于是,我感受到了基督教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优越之处;在这种称为十字架的疯狂的盲目的哲学之中具有怎样的深刻智慧。在我所处的状态,一个幸福和充满荣耀的立法者的形象是,对于有什么用呢?我看到,天真的人(耶稣),头戴布满荆棘的冠,手脚被钉穿,痛苦地喘息着;我对自己说:“这就是上帝,我敢抱怨……”我紧紧地抱着这一观念,我感受到了在我心中生起一种安慰;我认识到了生命的空虚,我感到去掉这种空虚的生命是如此幸福,在我不断犯错之前……^②

小说中接下来的部分,描述了苏珊的身体、灵魂、感官的这种衰弱,最后,她逃出了修道院,然后描述了世界的幻灭。在一种孤独而悲惨的生活之中,她隐姓埋名地生活着,但同时,这也是一种免于强制的自由生活。

相反,《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以下简称《宿命论者雅克》),呈现的是这个强制的、非自由的世界的反面镜像。正如狄德罗所定义的,作为一部游戏小说(Roman-jeu)^③,如同这部小说的来源之一,斯特恩(L.Sterne)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宿命论者雅克》在某种程度上,是狄德罗的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实证主义反面叙述的表达。偶然的相遇,雅克同其主人的第一次相遇,展

① 狄德罗:《修女》(Diderot, *La Religieuse* cit., pp. 294-295.)

② 同上书,第301页。

③ 参见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M. Kundera, *Jacques et son maître. Hommage à Denis Diderot*, dans *Œuvre*, vol. 2, Paris, Gallimard, pp. 567-573)“当沉重的非理性主义传播到我的国家,我感受到一种本能的需要,从西方现代精神中获得灵感。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更能体现这种才智、幽默、想象的盛宴。”(p. 565)。

开了叙述,^①对古典主义小说的现实主义幻像的否定,“雅克的爱情”,等等,这些图象和隐喻,描绘出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宇宙的混乱的、随意的、缺乏意义的结构,这样的图象也正好忠实于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以及特殊人物的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达朗贝尔的梦》已经肯定了这一点:“要注意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只有喧嚣和行动……”^②并且,用的具有意义的秩序,都是建构起来的,是随意的、约定的、“政治的”。

实际上,《宿命论者雅克》没有某种“意义”(sens),也就是说,在小说之中“发生”的故事,并没有某种被人们称为“线索”的确切的叙述意义。有一些“虚构的浸入维度”(vecteurs d'immersion fictionnelle)^③,或者一些叙述的时机,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将读者带入想象;其中也有两个人物,仆人雅克,和他的主人,两人走在旅途上,但不知走向何方;主人有一些“生意”要处理,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生意,他的仆人跟着他,或者说把他带向某处……在狄德罗的时代,正如最初一批读者所注意到的,正是雅克引导着他的主人,雅克是他的主人的“主人”……这里体现的正是主奴辩证法。^④

主仆二人在路上,遇到了各种形象、类型、人物、地点,从而发生了“某

① 参见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Diderot, *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 dans *Œuvres romanesques* cit. p. 493)“他们如何相遇?像所有人一样,纯属偶然。他们叫什么名字?关你屁事。他们是从哪来?最近的地方来。到哪里去?难道你知道你会去哪吗?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主人什么都没说;而雅克说,他的队长讲过,我们遭遇到的一切好事坏事,都是上天注定……”

② 狄德罗:《达朗贝尔的梦》(Diderot, *Le Rêve de D'Alambert*, dans *Œuvres philosophiques* cit., p. 279.)

③ 参见狄德罗《故事和小说》(D. Diderot, *Contes et romans*, éd. sous la direction de M. Delon, Paris, Gallimard, 2004, p. 1184.)

④ :黑格尔:《谁在抽象地思考?》(1807),载《黑格尔著作集》第二卷,法兰克福1979年版,第574-581页(G. W. F. Hegel, *Wer denkt abstrakt?* (1807), dans *Werke*, Band 2, Frankfurt a. M., 1979, pp. 574-581):“杰出的人对他们的仆人是友好的,而法国的杰出之人甚至和他们的仆人成了朋友。独自活动的时候,他们会发出惊世之论,人们可以看看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的例子,主人们只不过是叼着烟斗、看看时钟以及在其他场合让仆人注意到他们。杰出的人明白他们的仆人不仅仅是仆人而已,此外这些仆人知晓城里的新鲜事物,认识漂亮的姑娘,脑子也转得飞快。关于这些事他可以问他的仆人,而仆人也可以如实地说出他知道的东西。在法国的主人们那里仆人不仅仅可以说出这些,甚至还可以和他们的主人进行讨论,他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并且说出来;当主人想要什么的时候,命令是行不通的,他必须首先说服他的仆人接受他的观点并且给出一套漂亮的说辞,以使得他的观点占到上风。”

些事情”,但确切是什么?没有任何特殊、惊奇之处:只是一些与雅克和他的主人相伴随的一些琐事。“重要的”始终在别处、不可见、不可把捉,从而最终是不存在的,正如在“一切都已经写下的伟大画卷”之中的各种行为,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如同一个反讽的钥匙,来用显示出一切人类生存的无意义^①。

面对这样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人的任务就在于给世界赋予一个(随意的)意义,这种无意义是狄德罗的唯物主义宇宙观的所急切叙述的,这是一种虚构的秩序,宇宙由处在永恒变动的物质组成,没有任何神意,也没有任何既定的目的性。《宿命论者雅克》给读者造成的无方向的效果,不只是狄德罗所意愿和寻求的效果,也构成前面所说的本体一元论和方法一元论的复杂观念的最合适的推论。也正是他的“粒子主义”和他对“目的因”的抛弃的效果:个体的人,最终如同《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中的粒子一样:这些粒子之间互相环绕运动,没有目的性,没有既定的方向,仅仅受到其生命力量(引力、斥力)的推动和受到其移动和激动的能量的推动,这些莱布尼茨在其《论动力学》(1690年)中所说的聚合、平衡、抵抗的力,为狄德罗所重拾并且用来表述他的唯物主义宇宙中的各种构成性因素之间互相作用的形式。

一切行动都受到某种力的引导,这些行动都包含在某种形式(forme)之中。由此导致了,整体(le tout)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不断地进化。《宿命论者雅克》将狄德罗的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具体化并且给予其叙述形态。游戏小说的类型,也支配着另一部杰出作品的结构,如《拉摩的侄儿》,这部小说扎根于狄德罗青年时期的伟大哲学作品中的哲学思想并加以扩展:从《论盲眼人的信》(1749),途经《关于解释自然的思想》,到其成熟时期(包括遗著)的作品:如《达朗贝尔的梦》(1769)、《生理学纲要》^②(1772—1782,遗

^① 参见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Cf. Diderot, *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 dans *Œuvres romanesques* cit. pp. 503 et 757.)

^② 参见狄德罗:《生理学纲要》(D. Diderot, *Éléments de physiologie. Suivis d'un Autographe sur la physiologie et du Manuscrit de Pétersbourg*,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commenté par P. Quintili,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4.)

著)、《哲学原理》(1770),这些著作都曾被其同时代人、好友、同路人霍尔巴赫^①在其《自然的体系》中加以引用。

四、结论:作为问题的狄德罗唯物主义

关于狄德罗唯物主义作为艺术的拱底石,这一类型的分析,也可以用于狄德罗在艺术批评、戏剧和政治领域的作品。^②不结合这种唯物主义哲学,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狄德罗在理智领域其他的创造,然而,这种哲学即使在今天,对于西方思想的正统历史学家而言,仍然是大成问题的。为什么呢?

正如杰出的唯物主义史专家布洛赫(Olivier Bloch)所注意到的,在许多个世纪里,这种西方思想中的异端,都是首先“作为他人的论述而出现的”。“在这里,唯物主义者和唯物主义都是由其对手命名的,至少当这个名字存在之际;在唯物主义存在之前,正是通过诸如柏拉图这样的对手,人们用别的方式来称呼我们今天所说的唯物主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这种命名都是他人的命名。”^③实际上,狄德罗本人,从来没有自定义为“唯物主义者”,即使他的反思的总体建构成为启蒙世纪的“唯物主义话语”^④中的参考点之一。

对我们来说,这种唯物主义话语,穿透了狄德罗的生命哲学,从而对从笛卡尔的时代到我们今天的西方现代思想内部的这一深刻断裂加以质疑。在建构我思(cogito)和自我(ego)之际,二者是现代和当代西方哲学的基础关键词,这是一种关于个体(自然世界的构成部分)的自由的主体性的哲学,然而,德谟克

^① 关于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的关系和比较,参见阿维扎克—拉维尼:《狄德罗与霍尔巴赫的社团》(Ch. Avezac-Lavigne, *Diderot et la société du baron d' Holbach. Étude sur le XVIII^e siècle (1713—1789)*, Paris, Slatkine, 2013 [1875¹]); 卡洛:《18世纪的生命哲学》(É. Callot, *La philosophie de la vie au XVIII^e siècle, étudiée chez Fontenelle, Montesquieu, Maupertuis, La Mettrie, Diderot, D' Holbach, Linné*, Paris, M. Rivière & Cie, 1965); 纳维尔:《霍尔巴赫和18世纪的科学哲学》(P. Naville, *D' Holbach et la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67)

^② 在此意义上,这一类型探索的尝试,参见本人的著作《狄德罗的批判思想》(P. Quintili, *La pensée critique de Diderot cit.*,)中的第二部分“复杂性的哲学家”中的第二节“论批判的愉悦:情趣的判断和政治经济学”。

^③ 布洛赫:《唯物主义》(O. Bloch, *Le matérialisme*, Paris, Gallimard (coll. «Que sais-je?»), 1995, p. 8.)

^④ 同上, pp. 10-16, pages d' une importance méthodologique fondamentale, pour ce «discours».

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继承者们,充满勇气地重新肯定了自然和物质相对于精神的首要性,肯定了存在相对于思想的首要性。而这也意味着,对“自由”这一形而上学概念的根本质疑:人就其自身而言根本不是自由的……正如布洛赫所肯定的:“唯物主义是这样一个命题,‘世界的真实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①……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就意味着‘如自然之所是地理解自然,不作外在的添加’”^②。

这种“不作外在添加的理解”,正是狄德罗的唯物主义哲学。由于其风格和表述形式的多样性,其自身的复杂性,狄德罗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对于当代的各种主体性的观念论哲学构成为问题,干扰、扰乱这些哲学,无论这种观念论哲学是本体论的、现象学的、诠释学的、还是精神分析的,都往往忽视了生物学的、物质的主体,然而,正如其他存在一样,这些生物学的、物质的主体先验也属于自然。^③ 虽然对狄德罗的作品和文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狄德罗的唯物主义哲学仍然很难在西方的大学院校的哲学系所里被看成一位“经典”思想家——在纪念狄德罗三年周年诞辰之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也许,在一些欧洲之外的文化背景之中,诸如中国、日本,将有不同的目光,来重新发现狄德罗思想中的“东方”的一面。^④ 我们期待着、工作着。正如《拉

① 译注:《反杜林论》,第一编,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

② 布洛赫:《唯物主义》(O. Bloch, *Le matérialisme*, Paris, Gallimard (coll. «Que sais-je?»), 1995, p. 13.)

③ 关于这种“唯物主义的先验”(transcendantal matérialiste),参见本人的著作《狄德罗的批判思想》,第22页:“狄德罗的哲学,作为先于康德的唯物主义哲学,已经是这种思想在思想之中 and 思想关于思想的研究,生物学的思想主体(*sujet biologique pensant*)被思考为认知过程的奠基性因素。这种造物匠主体(*sujet-démiurge*)构成了其经验的普遍化过程,透过其双重目光的行动,这种主体探求其行动、认识、感知的经验条件,基于在其自身经验之中的可能的统一场(*sur leur terrain d'unification possible dans l'expérience elle-même*)。正是在此处,在这种感知的场,对于不断研究自身的唯物主义哲学而言,出现了‘体系’、‘个体性’这样一些成问题的新概念。在狄德罗这里,思想(行动、感知)所探寻和给予的是有限的经验存在(*fini empirique*)在世界之中的自身合法性,而这种有限存在就其整体而言是被视作受到自然和物质的普遍规律所支配的有限存在。”

④ 参见日本学者 H. Nakagawa:《启蒙运动与比较研究法》(*Des Lumières et du comparatisme. Un regard japonais sur le XVIII^e siècle*, Paris, PUF, 1992; ID(éd.),《狄德罗,18世纪在欧洲和在在日本》(*Diderot, le XVIII^e siècle en Europe et au Japon*,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japonais, Université de Kyoto (19-23 novembre 1984), Nagoya, Centre Kawai pour la culture et la pédagogie, Paris, J. Touzot, 1988); 参见狄德罗的在《百科全书》中关于“亚洲人”的文章:(l'article de Diderot «Asiatiques. Philosophie des Asiatiques en général», dans l'*Encyclopédie*, vol. I, pp. 752a-755a, où l'on découvre la métaphore célèbre du dieu des Orientaux comme «l'araignée dans sa toile», que Diderot reprend dans *Le Rêve de D'Alembert*.)

摩的侄儿》中的结语中说的，“笑到最后，笑得最甜。”^①

2014 年 1 月 31 日，罗马

^① 狄德罗：《拉摩的侄儿》Diderot, *Le Neveu de Rameau*, dans *Œuvres romanesques* cit., p. 492.)

Diderot et le matérialisme du XVIII^e siècle comme problème

par Paolo Quintili Université de Rome «Tor Vergata»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Paris

Résumé

Philosophe aux multiples facettes, longtemps l'auteur des «morceaux choisis», oublié pendant plus de cent ans, la figure de Diderot est une découvert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XX^e siècle. La cause principale de ce long oubli, parmi tant d'autres, a été son matérialisme, qui dérangeait et dérangea beaucoup les bien-pensants de la France du XIX^e siècle, pendant la Restauration et même après, pendant la 2^e et la 3^e République. Notre recherche vise à mettre en évidence, tour à tour, les différentes raisons à cause desquelles ce matérialisme vitaliste, «désenchanté» ou «aléatoire», a pu trouver de tels obstacles qui ont empêché de reconnaître, chez Diderot, un grand penseur et d'en connaître la riche philosophie que nous apprécions bien aujourd'hui.

1. Un oubli de longue haleine

La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de Diderot - l'on ne parlera pas ici de son œuvre littéraire, poétique, dramaturgique et de critique d'art qu'en rapport à sa philosophie - a connu un destin d'oubli assez singulier, au cours des derniers deux siècles et demi. Un oubli de longue haleine, qui a été alimenté et renouvelé par des

opérations idéologiques d'inspirations diverses^①. Jusqu'à l'ouverture du Fond Vandeul, en 1951, redécouvert par H. Dieckmann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qui contenait une grande quantité de manuscrits qui ont servi à l'édition critique des *Œuvres Complètes* chez l'Éditeur Hermann de Paris^②, Diderot a été l'auteur des «morceaux choisis».

Considéré, tout au long du XIX^e siècle, comme un écrivain de génie mais «débridé», «désordonné», «incohérent», «paradoxal» etc. par une vieille tradition académique et de critique littéraire^③, Diderot a été choisi et présenté, souvent, à travers les textes qui semblaient pouvoir aller dans la direction du «bon goût», suivant le jugement des intellectuels bienpensants de la Restauration.

Jusqu'à la grande édition de Jules Assezat et Maurice Tourneux (*Œuvres*, 20 volumes, 1875), les ouvrages les plus scandaleux de Diderot, *Le Neveu de Rameau* et *La Religieuse*, par exemple, ont parus accompagnés par des commentaires ou des préfaces qui étaient censés amoindrir la charge destructrice de ces textes^④. Derrière les romans et les ouvrages littéraires considérés, à des multiples égards, «obscènes», il y avait une nouvelle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et athée qui a été considérée la pierre du scandale et qui a fait l'objet de différents types d'exorcismes intellectuels. Cette philosophie, donc, a été longtemps cachées ou oubliée, au gré d'une

① Je renvoie ici, pour ce qui concerne la France, à R. Trousson, *Images de Diderot en France. 1784—1913*,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97; pour d'autres contextes culturels, voir le Dossier préparé par E. Puisais et P. Quintili: «Diderot dans le miroir de ses images», Actes du colloque de Chauvigny (juin 2007), dans *Diderot Studies*, vol. 31, Edited by Thierry Belleguic, Droz, Genève, 2009, pp. 99—266.

② Il s'agit de l'édition critique préparé par H. Dieckmann, J. Proust, J. Varloot (sigle: *DPV*), publiée depuis 1975 jusqu'à aujourd'hui, dont il reste à éditer encore trois ou quatre volumes d'ouvrages et les volumes de la *Correspondance*.

③ Exemplaire à cet égard, parmi tant d'autres, le livre de l'écrivain catholique J. Barbey d'Aurevilly, *Diderot et Goethe*, Paris, E. Dentu, 1880; voir aussi J. Janin, *La Fin d'un monde et du Neveu de Rameau*, par Jules Janin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Paris, E. Dentu, 1861.

④ Cf. D. Diderot, *Le Neveu de Rameau par Diderot. Suivi de l'analyse de La fin d'un monde et du Neveu de Rameau de M. Jules Janin*, Paris, Dubuisson et C^e, 1863, dans J. D' Hondt, *Diderot. Raison, philosophie et dialectique. Suivi par Le Neveu de Rameau*, éd. par E. Puisais et P. Quintili, Paris, L' Harmattan, 2012, pp. 123—313.

considération partielle de l'œuvre littéraire seulement, d'un philosophe aux multiples facettes qui montra déjà, même sous cette forme éditoriale amoncelée, une richesse d'idées extraordinaire, dans le panorama intellectuel de l'époque des Lumières.

2. *Le matérialisme vitaliste et la pensée critique de Diderot*

La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de Diderot se résume en quatre points principaux, au théorique comme au pratique: 1/ le *corpuscularisme*, doctrine héritée du siècle précédent (et du cartésianisme), qui consiste dans une vision de la matière comme étant composée de corpuscules physiques infiniment petits, *doués de puissance et de force*, dont l'action est régie par les lois newtoniennes de l'attraction universelle. L'ancien atomisme classique est ainsi repensé, par Diderot, à l'intérieur de la nouvelle philosophie naturelle de Newton et des sciences de la vie de Buffon et Maupertuis^①. Chaque atome de l'univers, chaque particule est douée de sensibilité et de vie; la *sensibilité* est une propriété primaire et universelle de la matière. La présence de Descartes, par contraste, n'en reste pas moins significative et importante^②. L'image du monde qu'offre Diderot dans ses ouvrages est celle d'un univers dynamique en transformation perpétuelle, en voie de métamorphose sans cesse, qui ne connaît jamais de véritable repos. Diderot l'affirme, dans les *Principes philosophiques sur la matière et le mouvement* (1770):

Je ne sais en quel sens les philosophes ont supposé que la matière était indifférente au mouvement et au repos. Ce qu'il y a de bien certain, c'est que tous les corps gravitent les uns sur les autres, c'est que toutes les particules des corps gravitent les unes sur les autres, c'est que, dans cet univers, tout est en translation ou *in nisu*, ou en translation et *in nisu* à la fois. Cette supposition

^① Cf. mon ouvrage: *Matérialismes et Lumières. Philosophies de la vie autour de Diderot et de quelques autres*,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9.

^② Voir aussi l'ouvrage remarquable d'A. Vartanian, *Diderot and Descartes. A Study of Scientific Naturalism in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des philosophes ressemble peut-être à celle des géomètres qui admettent des points sans aucune dimension, des lignes sans largeur ni profondeur, des surfaces sans épaisseur; ou peut-être parlent-ils du repos relatif d'une masse à une autre. Tout est dans un repos relatif en un vaisseau battu par la tempête. Rien n'y est en un repos absolu, pas même les molécules agrégatives, ni du vaisseau ni des corps qu'il renferme^①.

Ce corpuscularisme matérialiste renouvelle l'atomisme ancien à la lumière des nouvelles sciences physico-mathématiques de la nature et ouvre à une conception différente du *cosmos*, de l'«ordre» universel. En fait, le deuxième point caractéristique du matérialisme de Diderot, qui découle du premier, c'est 2/ le *monisme ontologique*, c.-à-d. une conception de la nature (la nature humaine aussi) et du *cosmos* comme un tout-un, un «Grand Tout» vivant, où il est impossible de distinguer, à la manière de Descartes, entre une «chose étendue» (*res extensa*), la matière inerte, passive et indifférenciée, domaine du monde de la nature physique, y compris les êtres brutes, et une «chose pensante» (*res cogitans*), l'esprit humain, domaine de l'immatériel, du spirituel et, en dernière instance, de la liberté de la volonté. Suivant la leçon de Spinoza et du «spinozisme» de son siècle^②, Diderot considère l'homme comme un être naturel parmi les autres, dont la liberté dépend des mêmes lois universelles de la nature physique. Dans ce monde, et dans l'univers entier, il n'y a que de la *matière*, conçue comme quelque chose de non-inerte, de dynamique, d'énergétique et d'hétérogène, en mutation perpétuelle. Diderot l'affirme en plusieurs endroits de son œuvre, par exemple dans *Le Rêve de D'Alembert*:

Suite indéfinie d'animalcules dans l'atome qui fermente, même suite indéfinie d'animalcules dans l'autre atome qu'on appelle la Terre. Qui sait

① D. Diderot, *Principes philosophiques sur la matière et le mouvement*, dans *Œuvres philosophiques*, ed. par P. Vernière, Paris, germier, 1990, p. 393.

② Cf. P. Vernière, *Spinoza et la pensée française av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PUF., 1954; J. I. Israel, *Les Lumières radicales. La philosophie, Spinoza et la naissance de la modernité (1650—1750)*, trad. fr. par P. Hugues, Ch. Nordmann et J. Rosanvallon, Paris, Éditions Amsterdam, 2005.

les races d'animaux qui nous ont précédés? qui sait les races d'animaux qui succéderont aux nôtres? Tout change, tout passe, il n'y a que le tout qui reste. Le monde commence et finit sans cesse; il est à chaque instant à son commencement et à sa fin; il n'en a jamais eu d'autre, et n'en aura jamais d'autre. Dans cet immense océan de matière, pas une molécule qui ressemble à une molécule, pas une molécule qui ressemble à elle-même un instant: *Rerum novus nascitur ordo*^①, voilà son inscription éternelle...» Puis il ajoutait en soupirant: «O vanité de nos pensées! ô pauvreté de la gloire et de nos travaux! ô misère! ô petitesse de nos vues! Il n'y a rien de solide que de boire, manger, vivre, aimer et dormir...»^②

Cette position ontologique prépare le terrain à un troisième point caractéristique du matérialisme de Diderot: 3/ *lemonisme méthodologique*. Dans l'investigation de la nature et de l'homme, on doit pouvoir utiliser les mêmes instruments de recherche, les mêmes outils méthodologiques pour tous les êtres dont l'investigation s'occupe, à partir de l'homme, en premier. Cette position permet d'esquiver les interdits théologiques concernant la nature (considérée immatérielle) de l'âme humaine, de l'esprit et du corps même, que le philosophe peut regarder avec le même œil du médecin et du naturaliste. En effet, Diderot a été l'un des intellectuels les plus attentifs au progrès des sciences biologico-médicales de son temps.

Un dernier point théorique, d'importance essentielle, pour la définition de la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de Diderot est 4/ *Le rejet des causes finales*. Il ne s'agit pas d'un point de vue nouveau dans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 la philosophie naturelle de l'époque moderne, mais il prend une nouvelle envergure dans le contexte de réflexion original où Diderot bâtit sa pensée. Seules les causes mécaniques ou «efficientes» sont explicables et légitimes, pour les finalités de la science, car elles se prêtent à la vérification expérimentale, à la répétition et au contrôle, dans des conditions données, des phénomènes auxquels elles se rappor-

① NdE: «Naît un nouvel ordre des choses». Phrase de Virgile, souvent reprise par les Épicuriens au 18^e siècle.

② Diderot, *Le Rêve de D'Alembert*, dans *Œuvres philosophiques* cit., pp. 299-300.

tent.

Ainsi construite, cette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de la vie et du *cosmos*, trouve bientôt des retombées importantes dans d'autres domaines de l'expérience historique de l'homme, sous la forme notamment : a) de l'athéisme, l'anti-spiritualisme et la critique radicale des religions révélées ; b) une critique des valeurs morales et politiques liées à des valeurs métaphysiques et religieuses de l'Ancien Régime, qui implique, en particulier, une théorie de l'*imposture politique* des religions ; c) L'affirmation de l'unité «matérielle» de la nature et, en son sein, de la naturalité l'homme ; d) à partir de ces trois premiers points est dérivée une dernière position qui se définit par le nom de «fatalisme», qui est un nécessaire ou déterminisme généralisé qui caractérise ce domaine unique du naturel.^①

L'issue de cette philosophie, dans son ensemble, est un genre de *pensée critique* de l'expérience de la nature et de l'histoire, qui prend en compte la figure de l'homme en tant que *subjectivité matérielle-individuelle* complexe, uni-totalité de sentir-penser-agir, dont il est toujours question, de façon transversale, dans l'œuvre entière de Diderot. Il s'agit d'une figure nouvelle de la philosophie elle-même, qui monte sur la scène de la modernité, et qui concerne aussi la pensée critique de nos jours^②.

3. Les effets littéraires et artistiques de la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Cette constellation de problèmes qui hantent la philosophie de Diderot dès l'

① O.R. Bloch, *Matière à histoires*, Paris, Vrin, 1997, Seconde Partie : «De Cyrano à Marx», chap. 1 : «Du libertinage au matérialisme des Lumières», VII : «Le matérialism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 321 : «Toutes ces caractéristiques n'excluent au reste nullement de sérieuses divisions internes à ce mouvement, comme celles du choix entre moralisme ou amoralisme, voire immoralisme, du primat à donner à l'organisation ou à l'éducation — divisions qui ne sont au reste pas étrangères à la présente problématique».

② Je me permet de renvoyer à mon livre : *La pensée critique de Diderot. Matérialisme, science et poésie à l'âge de l'Encyclopédie. 1742—1782*,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1.

époque des *Pensées philosophiques* (1746), se décline différemment dans les domaines de la littérature, de la critique d'art et de la politique. Prenons la littérature et les grands romans « destructeurs », *La Religieuse* (1759, posthume) et *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 (1773—1774, posthume).

Le sujet philosophique du premier roman, *La Religieuse*, est la dichotomie contrainte/liberté humaine, la puissance du corps et le rôle des sens dans la constitution de la personne, notamment de *la femme*. La protagoniste, la jeune Suzanne Simonin, est contrainte de prendre l'habit religieux par ses parents; elle est fille naturelle de sa mère, fruit du péché, donc indignée de participer du patrimoine de famille et de ses affects. Son cauchemar personnel qui était celui d'un grand nombre de jeunes filles de l'ancien régime-commence par cette méconnaissance affective fondamentale. Son corps tout entier se révolte contre un choix injuste et inhumain^①. La condition de religieuse est incompatible avec le caractère et le corps de la jeune femme. L'arrière plan philosophique matérialiste s'impose au niveau primaire de la sensibilité, celle-ci étant une propriété universelle et incoercible de la matière de l'univers, y compris l'homme et la femme surtout. La sensibilité de Suzanne s'insurge contre la position de contrainte dans laquelle on prétend la faire vivre.

La désobéissance de la religieuse envers la règle monastique est donc dictée par une impulsion matérielle de son corps et de sa sensibilité naturelle, tout comme les forces qui régissent la cohésion des molécules, dans un corps vivant, ne peuvent jamais être contraintes à réaliser des actions qui ne leur soient pas naturellement propres. Ensuite, la violence des religieuses contre Suzanne rebelle, dans le couvent, est à son tour le produit d'un dérèglement physique et physiologique qui prend le nom moral de « préjugé » et « imposture ». Diderot le met en scène :

^① Cf. Diderot, *La Religieuse*, dans *Œuvres romanesques*, éd. par H. Bénac, Paris, Garnier, 1962, p. 277 : « J' avais pris de l' humidité ; j' étais dans une circonstance critique ; j' avais tout le corps meurtri ; depuis plusieurs jours je n' avais pris que quelques gouttes d' eau avec un peu de pain. Je crus que cette persécution serait la dernière que j' aurais à souffrir. C' est par l' effet momentané de ces secousses violentes qui montrent combien la nature a de force dans les jeunes personnes, que je revins en très peu de temps ; et je trouvai, quand je reparus, toute la communauté persuadée que j' avais été malade... ».

Il y a dans les communautés des têtes faibles; c'est même le grand nombre: celles-là croyaient ce qu'on leur disait, n'osaient passer devant ma porte, me voyaient dans leur imagination troublée avec une figure hideuse, faisaient le signe de la croix à ma rencontre; et s'enfuyaient en criant: «Satan, éloignez-vous de moi! Mon Dieu, venez à mon secours!...» Une des plus jeunes était au fond du corridor, j'allais à elle, et il n'y avait pas moyen de m'éviter; la frayeur la plus terrible la prit. D'abord elle se tourna le visage contre le mur, marmottant d'une voix tremblante: «Mon Dieu! mon Dieu! Jésus! Marie!...» Cependant j'avançais; quand elle me sentit près d'elle, elle se couvre le visage de ses deux mains de peur de me voir, s'élance de mon côté, se précipite avec violence entre mes bras, et s'écrie: «À moi! à moi! miséricorde! je suis perdue! Sœur Sainte-Suzanne, ne me faites point de mal; sœur Sainte-Suzanne, ayez pitié de moi...». Et en disant ces mots, la voilà qui tombe renversée à moitié morte sur le carreau. On accourt à ses cris, on l'emporte; et je ne saurais vous dire comment cette aventure fut travestie; on en fit l'histoire la plus criminelle; on dit que le démon de l'impureté s'était emparé de moi; on me supposa des desseins, des actions que je n'ose nommer, et des désirs bizarres auxquels on attribua le désordre évident dans lequel la jeune religieuse s'était trouvée...^①

Derrière la mise en scène de l'imposture se trouve le discours du pouvoir religieux que Diderot démasque sans moyens termes, comme l'affirme un passage riche d'éloquence et d'ironie dissimulatrice:

Ce fut alors que je sentis la supériorité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sur toutes les religions du monde; quelle profonde sagesse il y avait dans ce que l'aveugle philosophie appelle la folie de la croix. Dans l'état où j'étais, de quoi m'aurait servi l'image d'un législateur heureux et comblé de gloire? Je voyais l'innocent, le flanc percé, le front couronné d'épines, les mains et les pieds percés de clous, et expirant dans les souffrances; et je me disais: «Voilà

^① Diderot, *La Religieuse* cit., pp. 294-295.

mon Dieu, et j'ose me plaindre!...» Je m'attachai à cette idée, et je sentis la consolation renaître dans mon cœur; je connus la vanité de la vie, et je me trouvai trop heureuse de la perdre, avant que d'avoir eu le temps de multiplier mes fautes...^①

La suite du roman décrit les avatars de cette déperdition des sens, du corps et de l'esprit de Suzanne, laquelle finalement connaîtra, à travers la fuite du couvent, les désillusions du «monde». Elle vivra cachée, dans une vie de solitude et de misère, mais, en même temps, une vie de liberté de la contrainte.

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 représente, en revanche, le miroir renversé de ce monde de contrainte et de non liberté. Roman-jeu, tel qu'il a été bien défini^②, comme le *Tristram Shandy* de L. Sterne, sa source, *Jacques* est, en quelque sorte, l'expression antinarrative-positive de la vision matérialiste du *cosmos* de Diderot. Le hasard des rencontres, la première rencontre de Jacques avec son maître, avant tout, qui ouvre la narration^③, la dénégation de l'illusion réaliste du roman classique, les «amours de Jacques» etc., ce sont des images et métaphores littéraires qui illustrent la structure chaotique, aléatoire et dépourvue de sens de l'univers matérialiste du philosophe, tableau fidèle des événements de la vie en général, et de la vie humaine en particulier. *Le Rêve de d'Alembert* l'avait déjà affirmé: «Et remarquez qu'il n'y a dans le commerce des hommes que des bruits et des actions...»^④, et tout ce qui est de l'ordre du *sens* c'est construit, c'est-à-dire arbi-

① *Ibi*, p. 301.

② Cf. M. Kundera, *Jacques et son maître. Hommage à Denis Diderot*, dans *Œuvre*, vol. 2, Paris, Gallimard, pp. 567-573; «Quand la pesante irrationalité russe est tombée sur mon pays, j'ai éprouvé un besoin instinctif de respirer fortement l'esprit des Temps modernes occidentaux. Et il me semblait n'être concentré avec une telle densité nulle part autant que dans ce festin d'intelligence, d'humour et de fantaisie qu'est *Jacques le fataliste*» (p. 565).

③ Cf. Diderot, *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 dans *Œuvres romanesques* cit. p. 493; «Comment s'étaient-ils rencontrés? Par hasard, comme tout le monde. Comment s'appelaient-ils? Que vous importe? D'où venaient-ils? Du lieu le plus prochain. Où allaient-ils? Est-ce que l'on sait où l'on va? Que disaient-ils? Le maître ne disait rien; et Jacques disait que son capitaine disait que tout ce qui nous arrive de bien et de mal ici-bas était écrit là-haut...».

④ Diderot, *Le Rêve de D'Alembert*, dans *Œuvres philosophiques* cit., p. 279.

traire, conventionnel, «politique».

Jacques le fataliste, en fait, n'as pas un «sens», à savoir l'histoire de ce qui «se passe» dans le roman n'as pas une direction de signification narrative précise, ce qu'on appelle une «trame». Il y a des «vecteurs d'immersion fictionnelle»^①, ou bien des occasions de récit qui saisissent l'attention du lecteur et l'entraînent dans la fiction; il y a aussi deux personnages, Jacques, le valet, et son maître qui sont en voyage vers l'on ne sait pas où précisément (ou-topie démasquée); le maître a «certaines affaires» à régler, l'on ne sait pas quand ni lesquelles (ou-chronie délibérée), son valet le suit, voire il le mène quelque part.... Comme l'ont bien remarqué déjà les premiers lecteurs, à l'époque de Diderot, c'est bien Jacques qui mène et conduit son patron, c'est lui le «maître» de son maître... C'est bien de la dialectique maître-valet^②.

Ils rencontrent en chemin plusieurs figures, types, personnages, lieux surtout, où «se passe quelque chose», mais quoi exactement? Rien de singulier, ni d'étonnant: des simples historiettes qui côtoient la vie de Jacques et de son maître. L'«essentiel» est toujours ailleurs, invisible, insaisissable et, en fin de compte, inexistant, comme toutes les actions inscrites dans «le grand rouleau où tout est écrit», qui apparaît au début et à la fin du roman, comme une clé ironique pour déceler le non-sens de toute existence humaine.^③

① Cf. D. Diderot, *Contes et romans*, éd. sous la direction de M. Delon, Paris, Gallimard, 2004, p. 1184.

② Cf. G. W. F. Hegel, *Wer denkt abstrakt?* (1807), dans *Werke*, Band 2, Frankfurt a. M., 1979, pp. 574-581: «Der vornehme Mann ist familiär mit dem Bedienten, der Franzose sogar gut Freund mit ihm; dieser führt, wenn sie allein sind, das große Wort, man sehe Diderot *Jacques et son maître*, der Herr tut nichts als Prisen-Tabak nehmen und nach der Uhr sehen und läßt den Bedienten in allem Übrigen gewähren. Der vornehme Mann weiß, daß der Bediente nicht nur Bedienter ist, sondern auch die Stadtneuigkeiten weiß, die Mädchen kennt, gute Anschläge im Kopfe hat; er fragt ihn darüber und der Bediente darf sagen, was er über das weiß, worüber der Prinzipial frug. Beim französischen Herrn darf der Bediente nicht nur dies, sondern auch die Materie aufs Tapet bringen, seine Meinung haben und behaupten, und wenn der Herr etwas will, so geht es nicht mit Befehl, sondern er muß dem Bedienten zuerst seine Meinung einräsonieren und ihm ein gutes Wort darum geben, daß seine Meinung die Oberhand behält».

③ Cf. Diderot, *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 dans *Œuvres romanesques* cit. pp. 503 et 757.

Ce non-sens du monde, devant lequel l'homme a précisément le «devoir» de répondre par l'attribution (arbitraire) d'un sens, est le précipité narratif de la vision matérialiste du cosmos de Diderot, un «ordre» fictif, composé de matière en perpétuelle transformation, vide de providence et de finalité établis. L'effet de désorientation que *Jacques le fataliste* produit sur le lecteur, est un effet non seulement voulu, cherché par Diderot, mais il constitue la conséquence la plus cohérente de la conception complexe de son monisme ontologique et méthodologique dont on a parlé ci-dessus (§ 2). Et c'est l'effet aussi de son rejet des «causes finales» et de son «corpularisme»: les individus humains sont finalement comme les particules des *Principes philosophiques sur la matière et le mouvement*: elles «gravitent les unes sur les autres», sans finalité, sans une direction de sens établie, poussées uniquement par leur *force vitale* d'attraction et de répulsion et par leur énergie de translation et de *nisus*, la force de cohésion, d'équilibre et de résistance dont parlait Leibniz dans son *Traité de dynamique* (1690) et que Diderot reprend à son compte, pour expliquer l'une des formes d'action des éléments constitutifs de son univers matérialiste.

Toute action est guidée par une force et contenue/recueillie dans une forme. Le tout qui en résulte est dynamique, se transforme et s'évolue sans cesse. *Jacques et son maître* donnent corps et figure narrative à cette proposition fondamentale de la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de Diderot. Le type du roman-jeu, celui qui régit aussi la structure d'un autre chef-d'œuvre, *Le Neveu de Rameau*, plonge ses racines dans ces fondements philosophiques articulés dans les grands textes de jeunesse, de la *Lettre sur les aveugles* (1749), passant par les *Pensées sur l'interprétation de la nature* (1753), jusqu'aux ouvrages (posthumes) de la maturité: *Le Rêve de D'Alembert* (1769), les *Éléments de physiologie* (1772—1782 posthumes)^① et les *Principes philosophiques* de 1770, cités, contemporains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 de

① Cf. D. Diderot, *Éléments de physiologie. Suivis d'un Autographe sur la physiologie et du Manuscrit de Pétersbourg*,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commenté par P. Quintili,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4.

l'ami et compagnon de route, le baron D' Holbach.^①

4. Conclusion. Le matérialisme de Diderot comme «problème»

La même espèce d'analyse, sur les retombées artistiques du matérialisme de Diderot, pourrait être menée dans le domaine de la critique d'art et du théâtre, jusqu'à la politique^②. Or, cette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sans laquelle on ne comprendrait rien du reste de la production intellectuelle de Diderot, ne cesse de faire problème, encore aujourd'hui, pour les historiens «officiels» de la pensée occidentale. Pourquoi?

Comme l'a bien remarqué un éminent spécialiste de l'histoire du matérialisme, ce courant hétérodoxe de la pensée occidentale a «appartenu», pendant des siècles, «d'abord au discours de l'autre (...). Matérialistes et matérialisme sont ici nommés par l'adversaire, quand du moins le nom existe; et avant qu'il existât, c'est par un adversaire comme Platon qu'étaient désignés d'autre façon ceux que nous appelons ainsi aujourd'hui. Dans tous les cas, cette désignation est bien celle d'un adversaire».^③ Diderot lui-même, en effet, ne s'est jamais auto-défini un «matérialiste», même si l'ensemble de sa réflexion constitue l'un des points de repère du «discours matérialiste»^④ du siècle des Lumières.

Ce discours matérialiste qui traverse, dans notre cas, la philosophie de la vie de Diderot, met en cause une rupture profonde au sein de la pensée occidentale

① Sur les importantes relations et analogies entre les philosophies matérialistes de Diderot et D' Holbach, voir: Ch. Avezac-Lavigne, *Diderot et la société du baron d' Holbach. Étude sur le XVIII^e siècle (1713—1789)*, Paris, Slatkine, 2013 [1875¹]; É. Callot, *La philosophie de la vie au XVIII^e siècle, étudiée chez Fontenelle, Montesquieu, Maupertuis, La Mettrie, Diderot, D' Holbach, Linné*, Paris, M. Rivière & Cie, 1965; P. Naville, *D' Holbach et la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67.

② Une tentative d'exploration, en ce sens, est dans mon livre: *La pensée critique de Diderot* cit., Partie II («Le philosophe de la complexité»), Deuxième section («De la jouissance critique. Le jugement de goût et l'économie politique»).

③ O. Bloch, *Le matérialisme*, Paris, Gallimard (coll. «Que sais-je?»), 1995², p. 8.

④ *Ivi*, pp. 10-16, pages d'une importance méthodologique fondamentale, pour ce «discours».

moderne, telle qu'elle s'est dessinée dès l'époque de Descartes jusqu'à nous. Au moment même où viennent se constituer le *cogito* et l'*ego*, concepts-clés « fondateurs » de la philosophi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de la *libre* subjectivité de l'individu (et constitutive du monde de la nature), les héritiers de Démocrite et d'Epicure réaffirment, avec courage, le primat de la nature et de la matière sur l'esprit, primat de l'être (réel, matériel, biologique) sur la pensée. Ce qui implique aussi la mise en cause fondamentale de la notion métaphysique de « liberté » : l'homme n'est pas « libre » de soi... Comme l'a affirmé O. Bloch, « le matérialisme est ici la thèse selon laquelle 'l'unité réelle du monde consiste en sa matérialité' (Engels, *Anti-Dühring*, I, 4) (...)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a nature ne signifiant 'rien d'autre qu'une simple intelligence de la nature telle qu'elle se présente, sans adjonction étrangère' (Engels, fragment retranché du *L. Feuerbach*) ». ①

De cette « intelligence sans adjonction » s'agit bien dans la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de Diderot. Avec son caractère de variété de style et de formes d'expression, miroir de sa propre complexité, elle fait encore problème, dérange et déroute, en quelque sorte, les philosophies idéalistes contemporaines de la subjectivité (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e, herméneutique, certains courants de la psychanalyse) qui se passent bien d'un sujet *biologique et matériel*, dont le « transcendantal » constitutif appartient à la nature, comme tous les autres êtres. ② Malgré

① *Ivi*, p. 13.

② A propos de ce « transcendantal matérialiste », voir mon livre : *La pensée critique de Diderot* cit., *Introduction*, § 4 : « Le 'regard second' de la critique. Un transcendantal matérialiste », p. 22 : « La philosophie de Diderot - en tant que première, en tant que matérialiste, avant Kant - a été cette enquête de la pensée sur et dans la pensée elle-même, où le sujet *biologique pensant* est impliqué comme l'élément fondateur du processus cognitif. Ce sujet-démiurge construit le processus d'universalisation de son expérience à travers l'action de son double regard, il cherche ses conditions empiriques d'action, du faire, du savoir, du sentir, sur leur terrain d'unification possible dans l'expérience elle-même. C'est là, sur ce terrain aperceptif, que surgissent les nouvelles notions problématiques de 'système' et d' 'individualité', pour une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à la recherche d'elle-même. Le pensant (agissant, sentant), chez Diderot, cherche et donne une légitimation de soi dans (et par) le connaître dans le monde du *fini* empirique, reconnu en tant que tel, dans son ensemble, comme un fini déterminé par les lois de la nature et de la matière ».

les progrès dans la connaissance des textes et des œuvres, la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de Diderot-force est de le constater, à l'occasion du tricentenaire de sa naissance-, a encore du mal à s'affirmer comme un «classique», au niveau universitaire, dans les facultés de Philosophie en Occident. Un regard différent, peut-être, se présente dans des contextes extra-européens, comme le Japon et la Chine, qui viennent de redécouvrir le côté «oriental» de la pensée de Diderot^①... Nous attendrons et travaillerons. Et, comme le dit *Le Neveu de Rameau*, en conclusion, «rira bien qui rira le dernier»^②.

Rome, le 31 janvier 2014

① Cf. H. Nakagawa, *Des Lumières et du comparatisme. Un regard japonais sur le XVIII^e siècle*, Paris, PUF, 1992; ID (éd.), *Diderot, le XVIII^e siècle en Europe et au Japon*,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japonais, Université de Kyoto (19-23 novembre 1984), Nagoya, Centre Kawai pour la culture et la pédagogie, Paris, J. Touzot, 1988; voir aussi l'article de Diderot «ASIATIQUES. Philosophie des Asiatiques en général», dans l'*Encyclopédie*, vol. I, pp. 752a-755a, où l'on découvre la métaphore célèbre du dieu des Orientaux comme «l'araignée dans sa toile», que Diderot reprend dans *Le Rêve de D'Alembert*.

② Diderot, *Le Neveu de Rameau*, dans *Œuvres romanesques* cit., p. 492.